



汾河也有大峡谷

成石

游览了多少大峡谷,没想到在太原的汾河也有一条大峡谷,这就是周家山汾河大峡谷。

周家山汾河大峡谷位于万柏林区王封乡周家山村,为万柏林区最西北处,隔河与古交市相望,山势险要,汾河环流,风景秀丽。

我们从东社上了去古交的高速公路,穿过西山隧道,下了高速沿汾河行驶了几公里,便到了网红打卡地汉道岩汾河隧洞。汉道岩隧洞是上世纪开凿的一条隧道,将汾河弯道取直,河水滔滔,穿山而过。那隧道呈半圆状,像是桂林的象鼻山,不仅呵护着汾河水奔涌向前,还含着远处一座青山,山水相依,气势不凡。

下了车走到汾河边,黛青色的山峦簇拥着汾河,河水被隧洞收缩在几十米之间,因此河水湍急,清澈的水流穿过隧洞,“哗哗”的流水声清脆悦耳,好像弹奏着一首灵动而又婉转的交响乐。

沿着汾河继续前行,穿过周家山隧道,便来到了汾河大峡谷的核心景区。汾河在此地绕了一个半圆,一座山陡峭地矗立在汾河边,这座山又称“天尽头”,周家山村就建在这座“天尽头”的山巅上;一条之字形石阶路直通山顶上的村子,登顶后可以俯瞰汾河大峡谷,群峦叠嶂,沟壑纵横,壁立千仞的峡谷簇拥着碧绿的河水,蜿蜒在峡谷中,真是美不胜收。

沿着河边的亲水步道一路游览。两条铁路桥穿山而过,像两条巨龙横卧于峡谷中;平缓的汾河流水潺潺,像母亲一样温柔亲切;一条人工堤堰和三孔桥围起的湖泊,恰似一条挂在汾河脖颈上的翡翠挂件,为母亲河增添了不少妩媚与秀丽;峡谷两侧的山峦拱卫着汾河,山峦披翠,河水荡漾,微风荡起碧绿色的涟漪,宛如抖动一块碧绿色的丝绸,让人爱不释手。

归途中路过周家山抗战避难所遗址,一座陡峭的大山耸立在我们面前,高低不平的石阶路一直延伸到山顶悬崖处的一个山洞里。据介绍,遗址内最长最大的一条洞穴带长足有150多米,有20余间大小不一的小洞穴,内有土炕、灶台、瓦罐等生活物件,当年村民就是在那艰苦的洞穴中避难,这个避难所是日本侵华的真实见证。



潇河春之声



刘玟

俗语说“七九河开,八九燕来”,惊蛰过后,择一个艳阳日,回到家乡,沿河去听冰塌。

先向西直上到村西的汾河大坝,在远离大坝的河中心线两侧,又分列着两道矮矮的石坝,夹出深深的中央河槽。河槽里常年水满,汾河涨水的时候,河水才会越过石坝,涌上浅滩,直抵大坝脚下,聚出茫茫的湖面。每到冬天,以石坝为界,坝外贴着河滩的浅水,结出一层厚冰,坝内河槽里的深水,依然水波荡漾。站在冰上看鸟在河槽里的野鸭,仿佛在石坝上空垂下一道无形的大幕,截然分割开了两个季节。这几天河面又涨了一些,原本平展展的浅滩冰面,淹没在水下,无声地瓦解在岁月的长河里,汾河又恢复了往日烟波浩渺的宏大湖面。一只落单的白天鹅,立在波光粼粼的湖心深处,周围星星点点缀满了野鸭,异常醒目。

沿大坝向北行至潇河入汾口,下到潇河河槽边,看到从河槽的半腰处向河心伸出两列冰带,仿佛大地曾在这里撕裂,一河厚冰也跟着从中心线撕成两半。撕裂的边缘乱如豁牙,沿河槽筑起两段长长的冰岸。淡淡的雾从冰岸间隐隐绰绰地飘荡出来,一派迷茫。露出的河面深深地瘦下去了,冰岸失去了河水的有力支撑,倾斜着悬在半空中,试图困守住冬季残存的尊严。

沿河槽边缘走着,侧耳聆听冰岸咔嚓、咔嚓的碎裂声,哗啦啦的崩塌声,看着冰岸一块一块挣脱束缚,

纵身跃上潇河水,如跃上一列永不停驶的西行列车,列车载着冰,去觐见更为宏大的汾河……

站到潇河漫水桥上四望,春水就像一支军队,顺着河槽蜿蜒绵亘地行进着,不断地收编着沿途冰岸崩塌的散冰。冰片落入春天的温柔乡里,渐渐忘记了在冬天里许下的坚硬如钢的誓言,被河水裹挟着走上一程,终于脱胎换骨,不见了踪影,成为队伍中的一分子,去收编那些还没有睡醒的冰。

继续东行,河面变窄了一些,这一段冰面睡得很沉,仿佛睡过了苏醒的季节。从岸边到河心,冰色由残白向淡蓝过渡,严严实实地盖住了河面。我捡起一块石头,向冰面抛去,“咔嚓”一声,紧接着响起一阵“哗啦啦”的冰塌声,在冰面上砸开一处豁口,一大片冰层落到河里。透过豁口看下去,河水早就向下躲开,不再与冰相偎相依,缓缓地流淌着。冰层的平衡一旦被打破,春天的形势就发展很快,周围时而响起咔嚓咔嚓的冰裂声,令人心惊;时而响起哗啦啦哗啦啦的冰塌声,又令人舒畅,冰凌浮在河面上,碰撞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。

我很庆幸生在汾河、潇河交汇处的村庄,每到早春,总要抽出时间,独自一人沿河看冰,见证季节的转换交接,感受不可阻挡的生命轮回,比别人就多了一段可以看到、听到、甚至用指尖触摸到的流逝时光……



天台山春色

范伟锋

不须脂粉绿颜色,最忆天台相见时。

黄昏时分,千年隋塔掩映下,几枝隋梅钻窗而出。数簇花骨朵正各自紧抱酣睡,枝头上蘸着露珠的一朵悄然开放,粉红的花瓣在黄墙头迎风摇曳,暗香浮动。春就这样被嗅来了。

不想,淅淅沥沥的声音自远而近,一场春雨拉开了浙江天台山的徐徐春幕。

在琼台仙谷,总有人撑着油纸伞沿溪而上,穿行在临崖而筑的栈道上,满目黛青的植被镶嵌满奇险清幽的峡谷,偶尔鸣翠柳的鸟儿声,使人游兴大发,不断拾级而上。突然,一道高20多米的瀑布凌空飞溅下来,声音震耳欲聋。

同样,春雨四处眷顾天台山的各个角落。不一会儿,演绎成如梦如幻的欢山烟雨,笼盖住坦头镇里头的层叠梯田,油菜花藏在云雾里,好似苍穹下的一幅丹青水墨画。一阵风吹来,浓厚的云雾顷刻分离成东一块、西一堆,滑溜山头上,躲闪树梢间,还有几朵朵在空中向你招手,引得窗台前的燕子叽叽喳喳地叫。头戴笠肩披蓑的老翁旁若无人地推着犁耙,轻鞭着老牛,一双大脚淹没在漾开的田水里。而躺在田埂边待插的稻秧则是春的最好答案。

天台山的春其实是简单的,就一碗草籽炒年糕和一锅腊肉炖笋。泳溪乡外溪平安村年前晒制的腊肉,混杂刚刚采摘来的草籽,点化在自家的年糕里。巧手的是,成品后上放一朵草籽花,分不清是这色相还是美味吸引着你。农家乐老板闷头添柴火煮笋,春笋吸足了腊肉的咸香,扑腾着热气,香味四溢。我们索性喝了几两土糟烧。微醺下,触目皆是初春美景。

最妖艳的春莫过于那一地疯长的野樱花。散在地球第四纪冰川时代产物的石浪间、三县交界的大雷山草甸上,或整片或穿插,姹紫嫣红,风姿绰约,氤氲袭人。

远处,鸡鸣三遍的寒山湖波光粼粼,圆晕的阳光随着后岸村的柳条摆动,一群旗袍淑女窈窕行走在始盛开的桃花丛中。我羡慕她们春风十里,捕尽春光仍芳菲!



拍摄时间:2023年3月
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
冬去春来,苏醒的汾河水带着欢快的脚步向远处奔去。

邢占平 摄

